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初集 第九回 鼠竊賊一朝得志 烏合眾三路興兵

詞曰：問他博具起何朝？怪殺那烏曹。幻將五木分盧雉，傳流處，昏旦搢叟。不顧陶公痛低，卻稱劉毅雄豪。自然家業漸蕭條，凍餒日嗷嗷。偷生覓個萑苻澤，呼同類，竊弄戈刀。震動王師殲滅，不教小丑潛逃。——右調《風入鬆》

話說李績要曉得山龜出身來歷，便將柳俊叫到寓所，走進花廳向西坐下，便問柳俊主人始末。柳俊道：「家相公有一段不白奇冤，小人也有一節委曲情事，乞老爺屏去左右，方敢細說。」李績真個把家人們都喝開了。柳俊乃將自己如何出身，如何依棲丁府，舊主人丁孟明與凌駕山如何相交，後來丁孟明因凌駕山看破了強盜書信，便挾仇陷害；自己如何報信，凌公子便進京避禍；自己因而棄邪歸正，跟隨至此；在路恐有追尋，乃改名換姓的始末，略述一遍。李績方愕然道：「我說沒有姓山的在紹興做太守，原來你家相公是凌羽化先生的公郎——這凌先生也曾與我在都門會過。如今你相公避禍遠出，可曾得知家中消息，還是怎麼樣了？」柳俊道：「自出門後，也無從探問消耗。」李績道：「凌相公到京作何進止？」柳俊道：「家相公有一位年伯在京，要去投他圖個北監，以便在京中肄業。」

李績點頭道：「這也才是。但是你原是丁家人，凌相公也未必便這般信任你；且又同你進京，毫無猜忌，這卻叫我也有些疑惑。」柳俊道：「小人雖是下賤，頗具些意氣。向在丁家，見丁公子作事好險，久欲相離。常見凌相公來，做人情性，相去天淵，久欲棄邪歸正。凌相公也久有提拔小人心念，爭奈不便舉動。適值丁公子生此歹意，小人去報了信，想來再住丁家，倘日後察出，那時小人性命定難保了，因此竟隨凌相公北上。凌相公推誠待物，況且素知我心，所以深相信任，並無毫髮猜疑。」

李績笑說道：「這也罷了。但是他係官宦人家，豈無一二得力家人跟隨進京，怎麼獨叫你一個少年隨著，這是何故？」柳俊道：「得力家人也有，那時因在忙迫，這些家人們戀家的多，不能一時就走；況且事起倉卒，也都有出外未歸。相公恐叫動眾人走了消息，又慮遲誤不便。獨有一個最忠義的，叫做魏義，願跟隨進京；相公又因丁公子那邊舉發，必要他在家中料理，所以小人獨自隨來。」李績道：「你家相公多少年紀了？曾進了學沒有？」柳俊道：「已進過學，今年一十八歲。」李績道：「你家相公年紀尚小，你也大不多幾歲，進京也有二千餘里路程，萬一路上遇了歹人，有些錯失，如何是好？」柳俊道：「小人生長北方，弓馬頗知一二。不要說這般清平世界，又且路近；縱就再遠幾千，兵馬縱橫的所在，我也走去不妨。那怕恁歹人，豈到錯失地位！」李績笑道：「原來你有這般本事！我聽你言語，頗識斯文，想你也有些知書明理的了。」

柳俊忽然跪下道：「方才小人將家相公事情一總吐露，萬望李老爺念他受冤的人，倘遇外客，求老爺斷斷不可說起。恐傳聞到丁家，知了消息，家相公身上便不好了。」李績扶起道：「我向來存心厚道，若還在仕途上，見此不平，定要替他申冤拔枉。況且凌先生存日，也與我有一面，他公子受此冤誣，流離失所，我不能替他排解，已是歉然，怎好走漏他的消息？你竟放心，不須多慮。」柳俊垂淚道：「小人見李老爺是位盛德君子，故將真情說出；若在他人面前，小人也不敢明白說了。」

李績道：「看來你竟有些識人的眼力。早間我在大殿旁，見你氣格超越常人，故此著人喚你；方才細細看來，你後來定有發跡之日，你今年多少年紀了？」柳俊道：「二十一歲了。」李績道：「道我頗知相法，若依你相看來，兩額角黃氣飛騰，早晚定有意外奇逢，或者隨你相公進京時，有恁麼好遭際，也不可無。」柳俊道：「小人是奴隸下賤，有恁用處？倘得如老爺所言，可知是好。」李績道：「我相法斷無差謬。你當自愛惜，不可自家暴棄。」柳俊連聲應諾。李績道：「如今賊未即退，你家相公便不得進城，你卻焦躁無益。」柳俊道：「便為此事憂煩。家相公一人，沒人看待，不知怎麼樣的焦躁哩。」李績道：「你獨在寓所，卻也無聊，不如常到我這邊來走走。」柳俊道：「曉得。」當下便辭了出去。

李績心下沉吟：「看這小子，果然有些經緯，說話甚有條理，俱不失為忠厚。他說弓馬頗知一二，必定曉得些武藝，料非漫然說謊。聽他談吐，竟似在斯文中淘鎔過來，這般人卻也難得。我若有這般小廝，必提拔他一個出身，決不使他埋沒。但看他的相貌，定非久居人下的，目下氣色甚佳，自然決有遭遇。」心中只管把柳俊盤桓。又念他：「方才拜我，恐走了主人消息，便掉下淚來，一種為家主的念頭，真是可敬。」便真個再不向人說起，連女兒麗娟面前也不說知。正是：

敬君忠義重，唯恐泄君言。

若得為吾用，須知不負恩。

一概攔過。卻說這賊兵自何而來？為恁麼這等猖獗？原來有一個大王在內。這大王姓苟，排行第一，原是這兗州府小戶，幼時也曾讀過幾年書，識得幾個字，先生取他一個學名，叫做苟修文；長得一身頑肉，其黑如漆，兩臂膊有偌大氣力，人都稱為「苟黑漢」，又叫做「苟鐵臂」，把「修文」兩字竟不提。這苟黑漢幼時在村塾中，你道他有心腸讀句書兒？有定心寫個字兒？這兩件那裡在他心上。一味是舞槍弄棍，拋磚擊石，封拳扯腿的頑耍。父母偶然見了，也著實打罵；扯去書館中坐不上半日，只等先生轉了背，原去頑了。若不要拳弄棍，做這般大傢伙，便去敲塊瓦屑兒，與眾學生彈筋筋，拉雞坑；若先生撞見，便東跳西跳，捉來打了幾下，便放聲大哭，哭個不了，攪得你耳根邊好勿清淨。先生見這般訓誨不轉的，也不樂教他，卻得自由心性。遂其所願。

父母死後，便淪落在賭博場中，做那無賴勾當。原沒有什麼家業，看看賭完了，便做出一件奢遮的本事來。自古道：「賭與賊鄰。」輸極的時節，連衣服鞋襪都輸去，大寒天氣，飛雪滿空，凍得狗叫，他也再不懊悔賭錢不是好事。只道：「我手裡攬慣的是骰子，如今弄得沒得擲了，卻不濟事，不如還到賭場中混去。」忍著餓凍，挨到賭場裡來，討兩個頭，搶兩個孤注。人見他是個癩化子形狀，也許眼脫的讓他。倘與他爭論時，這苟黑漢便要放刁，搶了骰子要出首，又要去各家父母兄長面前說知；眾人要與他打，又見黑漢力大，不敢交鋒，所以恁憑他搶銅錢，不敢攔阻。一見他來，巴不得送兩個銅錢與他，買靜求安。這苟黑漢若是知事的，打轉心來，一日價得了頭錢孤注，也有一百二百文，可以用度過活，一人一口，盡有長餘。因而積少累多，或者遂成家業，也不可無。他卻一得了錢，又挨一腳去擲，擲不上一擲兩擲，偏又擲出不好色面來，不是差便是七，把這幾個有限的錢依舊送掉了。他便想：「似這般賭法，卻不十分豪爽，雖則不怕別人與搶頭，然而終屬厭事，惹人心裡不快活，怎得一個法兒，常有大大錢財做賭本方妙？」終日是這般想。

一日，想出一件奢遮本事來。你道是何算計？卻是做賊。苟黑漢不想做賊也還好，一要做賊時，手腳便零碎起來，撈東摸西，伺候沒人，不管什麼東西物件，順手即便剽去。初先還是白日撞三隻手，後來想：「不濟事，偷這些，須不夠做賭本，倘或有人見了，也為這些小財物壞了名聲；不如夜裡去做他一帳，卻不道好幾天消受！」因而想到一家，是個守錢虜。日裡做下了眼，停當了撬門挖壁洞的傢伙，到夜來身邊藏了火種，撬開了門，摸進去，將門依舊掩上了。

窺到臥室處，用鐵鑿兒撬房門，才得兩響，只聽得房裡有人說道：「媽媽，你試聽麼，昨兒是這般門響，今夜又是這般響了，不知是什麼剝皮的畜生？」又聽得婦人聲音道：「是個貓兒，再有什麼剝皮的？前日煮的肉掛在門頭上兩日，遇了齋期，沒有吃，這剝皮的聞得肉香，卻在此攪了兩夜。」苟黑漢聽說，便生出賊智來，學貓嘴裡咕咕嚷嚷的叫，越發攪得聲響。那人道：「這該死的！好惱人，攪得我睡不著，待我起去趕他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暗漆漆的，起去做什麼？驚他走了便罷。」果聽得地板上砰砰的響。苟黑漢便住了手。停一刻，又撬響起來，又聽得地板上震響，又即住了。一連數次，那人焦躁得恨恨的。聽得下床，黑漢便閃在一邊，聽那人開了門，把門門向門外東敲西擊，口裡吆吆喝喝。黑漢心生一計，就地摸著一塊磚片兒，向前拋去，打著甕響。那人發怒道：「這剝皮的，還在那裡作怪。」便摸出去趕打。黑漢約摸那人離了門口，便閃進他門裡，摸遍床側邊，做一堆兒蹲著。只聽得那人趕了一回，進來開了房門，上床睡覺。口裡道：「這剝皮的若再來，明日做下一個筒兒軋住他，剝他十七八段！」婦人道：「吃齋的人，說這般作孽話！夜深了，睡著罷，明日好早起身幹事。」只聽得那人不多一時，便打呼聲響，再聽那婦人，也抽呼

了。黑漢心裡想：那人因起來趕貓，鬧了一個更次，自然倦了。便身邊吹起火種，略照一照，房中箱櫃，了然在目，依舊將火種藏過。向櫃邊摸時，有一把鎖在上，卻喜未經落鎖，揀開了鎖，掀開櫃蓋，把手四下一摸，早摸著一個包兒，約在手中，好些沉重，心上喜個不了，將來且搯在肚兜裡。又摸著了兩吊錢，箱籠裡取了幾件衣服包了，一總馱在肩背上。一路摸著原路，開了大門走了。

明日那人家起來，見被賊偷了東西去，原是個愛財如命的，卻不敢聲張出首。為恁的？只因官府們不好，一味要錢，見人家失了盜賊，卻把捉拿盜賊的心腸緩了，單把失主來炙詐。他想盜賊偷得起的人家，其家必是有錢的，必定用得兩個起，因而官也要，書吏也要，差役也要，內而幕友家丁也要，外而地方保甲也要。那一個人家，先被盜賊偷了，自然去了好些東西，怎經得這般你要我要？把一個家計兒，自然做了「兩打浮萍」，一時星散。縱捉到盜賊，追出贓來，已是十去八九；先要衙門裡承行東道，捕役盤纏，不知費了多少使用，所追之物，補得那一件？若還有等奸刁捕役，唆盜措扳，累及無辜，終累了那失事人家吃苦涉訟，耗費資財，真是失物領贓，餘悔未絕。

苟黑漢偷了那銀錢衣飾，有二十餘金，心上歡喜不了，巴不得到天亮，好去賭場裡下馬。漸漸天色大明，便將衣飾藏在鋪底下，將銀錢纏在腰裡，鎖上了門，到賭場裡來。把銀錢解下，在台上一甩，眾人嚇了一跳，齊道：「黑漢今日那裡來這注好大財香？」黑漢道：「你們管我則恁？料不是偷你們的。」眾人道：「莫說閒話，大家來擲。」有個道：「丁拐兒罷。」有個道：「四子兒罷。」苟黑漢道：「好晦氣！我黑漢有了這主大槓，卻與你們做小家子事？」眾人道：「有理，還是老快好。」因而數不籌馬，呼吆喝六，喊金搶紅，自早至晚，苟黑漢面前存不得兩貫錢，二兩多銀子。眾人要收場，苟黑漢那裡肯放？眾人道：「我們昨晚賭起，也要歇息一歇息。」苟黑漢就把骰子綽在手道：「你們還是賭是不賭？若是賭，老子情願一總輸去；若不賭，我拚著自己三十板，將你們到縣裡大爺那邊告去！」眾人曉得苟黑漢性子的，見他這般發急，只得坐下再擲。果到黃昏左側，黑漢面前真個半文也沒了。眾人道：「你又完了，我們也不擲了。你若要賭，須將槓來下馬。」黑漢垂頭喪氣，不則一聲，眾人一哄而散。

黑漢走回破屋裡，好沒情緒。上鋪去睡，扯那敗絮中，摸著了一包東西，不覺拊掌大笑道：「慚愧！有這個衣飾在這裡，明日往解庫裡也典得四五兩銀子，不是還有一日快活，愁他則甚！」當下安心睡去。到明日，真個去典了五兩多銀子，復身到賭場裡來。眾人道：「你昨日半文都沒了，今日那裡又撮來這槓？」黑漢道：「人能變財，那裡料得定的。」擺下四腳，黑漢把大注子盡推出去，卻不夠一二十擲，不到晚，依舊一雙空手了。黑漢便發起賴來，要兩個頭錢，有人道：「你下馬的都要頭錢？」有人道：「省些事罷。」沒的湊出一百錢來，你二十我三十，湊足一百文，交與黑漢。黑漢接了道：「我不與你們多說，且將這錢去打角酒吃。」眾人道：「有理，你去罷。」黑漢真個去打酒吃。在一個酒舖子裡坐下，一頭吃酒一頭思量：「明日沒有弄了，卻向那裡做那勾當去？」想一想：「又沒便人家下手，不如還去討個頭兒，且過了兩日再看機會。」約有醉意，還了酒錢，歸家便睡。明日向賭場裡拈頭。眾人曉得兩日來賭的銀錢是偷來的無疑。

黑漢混了多日，一日晚上，走過城隍廟巷口，只見一家廝嚷，眾人團團圍住。黑漢擠向前一看，原來是他的表兄王豆腐與妻子相嚷。黑漢便上前勸解，那婦人便向黑漢告訴道：「表叔，前日我見張媽媽拿一匹標布來，甚是精細，便買了他，做一件衣服。你的哥子就道我破費了錢鈔，與我相嚷。那有衣服不要穿的？就做下一件，也不叫做花用了，為恁麼便是這般嚷罵？你替我斷斷看。」苟黑漢道：「一件衣服所值幾何？又不為大事，嫂子要穿，就待他做下，表兄也是多嚷的。」王豆腐在氣頭上，聽得埋怨他，按捺不住，道：「你曉得屁！我們銅錢銀子煩難，都是硬著脖子掙的；不像你使慣了沒頭錢，吃慣了沒頭酒，看得容易！」黑漢聞言大怒，架頭啐了一口道：「你家夫妻相嚷，我好意來勸，到把我來傷犯，好一個不識高低的死囚！你家就打死了人，關我鳥事！」說罷便去。

一路思量：「好生惱人！好意解交，反受搶白，怎麼設個法兒處他，方快吾意？」猛然一想，暗喜道：「妙哉！我如今要做那勾當，卻恨沒有熟腳人家，他方才不合罵我，就把他來試試。想他苦掙多年，自然有些積蓄；況且他家只得兩間房子，沿街淺巷，擡進一重大門，便是臥處，方才立進他屋裡，箱籠什物又都在眼裡了，有何難哉？」算計停當，便身邊取出數十文頭錢，到一家酒舖子裡買燒刀子吃。自斟自酌，掌燈時候才吃得完，微有醉意。

復從王豆腐門首經過，只見門扇都關閉了，聽得裡面說道：姐夫不要氣他，總是自家人，不須介意，姐姐回去住兩天兒就來。」又聽得王豆腐聲音道：「舅子回去問聲媽媽，明日我來看他。」苟黑漢心下道：「原來是王豆腐的丈母聞得女兒在家鬧吵，所以叫兒子來領女兒回去。」聽見他關門，便走過一家閃著。肚裡尋思：「一發好個機會。這婆子去了，自然帶著兩個小兒女去，止存這王豆腐一個，卻不道更妙。」打一看時，果見一人提著一個亮子，婆子攬著兒女，往西去了。苟黑漢心下大喜，想道：「此時尚早，且回去睡片時，再作計較。」乃回到家中，在鋪上略打一睡。

聽得起了更，打到三更時候，起來拴束好，帶了本行傢伙，曳上了門，一徑走到王豆腐門首。貼在門上一聽，聽得裡面說話，卻又不甚明白。苟黑漢心下驚疑，暗道：「奇怪！他沒人在家，卻與誰講話？」再細聽時，卻只是王豆腐一個說的，都是夢話，所以含糊隱約，不甚明白。苟黑漢放下了心，身邊取出傢伙撬門。你想開豆腐的人家，有恁好門扇？不一刻撬開了門，摸到床面前。摸著箱子，掀蓋起來，先把幾件整衣服打做一包；摸到底下，不見什麼東西，想道：「不在這箱裡，定安放櫃內。」復身摸著櫃台，弄開蓋來，四下裡摸遍，也沒有銀包，止摸著三百多錢，先將錢揣在懷裡。暗道：「奇怪！難道這王豆腐真個沒有？」又一想道：「這王豆腐是小家子樣做事，齷齪的，有些東西必放在枕根邊。且待我去摸摸看。」因掩到床前，躬著身向裡床兩頭一摸，果在枕根邊摸著重重的一包。心上一喜，掉手過來，早在王豆腐鼻子上打了一下，驚得王豆腐直跳醒來，嚇得苟黑漢攬著銀包，望門外就跑。王豆腐曉得是賊了，連聲打嗽，把胸脯亂拍，急忙披了衣服，跳下床來，亂喊：「有賊！」追將出來。不料失腳帶住了一張豆腐架子，走的勢猛，絆跌一交，就如半天裡掉下一塊大石，砰的一聲，跌個夠死。

早驚動了鄰舍，大家咿咿呵呵，齊起來到王豆腐門首。有人帶得燈籠，只見門扇開著，推門進屋看時，只見王豆腐磕伏在地上打哼，一時掙扎不起。眾人攙扶起來，只見王豆腐額上血流不止；原來磕下去，磕在豆腐箱盤角上，額角邊打了一個窟窿。當下扯塊腐乾袱，包了頭。王豆腐說：「有賊偷了東西，往外走了。」眾人道：「賊去幾時了？」王豆腐道：「好一會。」眾人道：「若是好一會，賊好到家了，你卻向那裡趕去？就趕也不知東西南北。」有人道：「王哥，方才趕賊，須好好兒的走，自己家裡走慣的所在，恁反磕傷了頭面？」有人道：「你且掙扎看看傢伙，可曾偷去恁麼東西？」因而大家同王豆腐照看。但見櫃台上放下一個衣包，櫃蓋與箱蓋都是開的。王豆腐看一回道：「衣服都在櫃裡，有三百多錢卻拿去了。」眾人道：「造化！我們也替你看，鍋子銅杓傢伙都沒有動，止去得這三百錢，也還算大大的造化。你怎地一個驚醒了，卻趕走了賊？」王豆腐道：「有恁麼物件在我鼻子上打一下，方驚醒的。」眾人道：「若是這般，到床上照照看。」王豆腐不照猶可，一照時，免不得到裡床枕根邊摸那平日積攢下的銀包，伸手一摸，只叫得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眾人道：「不見了什麼？」王豆腐也不答應，只把床上被席翻了幾轉，眾人道：「是不見了銀子麼？」王豆腐發苦道：「我掙了半世，積下十五兩八錢銀子，今日卻被賊偷了去，我好命苦呀！」說罷哭將起來。眾人弄得沒法，內中有見識的道：「你莫哭，如今已被偷去，難道賊見你哭，便來送還你不成？大丈夫男子漢，卻做這般兒女態。銅錢銀子，人身上的垢膩，硬著脖子掙，再掙些起來。自古道：『留得青山在，那怕沒柴燒。』怎麼為這銀子哭？如今捕役利害，失了竊，失事人家倒要賠錢使。好好兒住了罷，不要驚動了總甲巡邏的明日報官報府，累我們四鄰使錢；就是你，少不得把窠坐兒卻留不牢了。」眾人道：「這都是好話，王哥你該聽著。我們也要回去睡了，你好好的關著門兒睡罷。」便留下火種，一哄而散。

王豆腐想一想，果真哭他無益，若驚動了地方，報知官府，便要用錢使費，那時真個窠坐都留不住，只得忍苦吞聲，關上了門，藏了衣服，約莫只好四鼓，且上床睡。翻來覆去，好睡不著，平昔積攢這些銀子，半分三釐，好不煩難，今日白白被賊偷去，好不懊惱，嗚嗚的又哭了一回。五更只得起來磨豆腐，有心沒相的，做不得半作；開著大門，齷齪的唯恐有人風聞報官。直待過

了兩三日沒事，方才放心。後來妻子歸家，又被妻子埋怨，羞說了好幾場。閒話擱過。

且說苟黑漢偷了王豆腐的銀子，被他驚走，飛奔回家。睡到天明，將錢去買一頓酒飯吃了。看那銀子，約有十五六兩，卻不敢去人家舖子裡借戲兒稱，只好約摸分下一半藏了，將一半放在身邊，又到賭場裡來。眾賭腳裡也有個略曉人事的，尋思：「這黑漢卻又那裡做了一帳來也？終久這般事必有敗露日子，那時便要扳扯眾人，不如早些避之為妙。」有等破落戶，卻不想到這地位；就想到這地位，他原是個無賴，怕怎麼官司？總之落得受用。因而鬧嚷嚷賭了一日一夜，苟黑漢又光光的完了。第二日，將所存的一半下了籌碼，卻也贏了四五兩，到夜裡依舊連本輸去，原是一個光身。苟黑漢絕不懊悔，只因看得銅錢銀子來得容易了，他道：「我苦了半夜工夫便有了十兩念兩，何足為奇。」況且兩次都得了甜頭，認道是一下便著，便不去揀擇熟腳所在。

想到一個鄰舍，那鄰舍姓金，是一個大財主。苟黑漢心下說：「偷了小人家的，不過有限；若偷了財主，金珠寶貝也有，銅錢銀子也有，衣裳首飾也有，卻不比小人家的勝了萬倍！」打算停當，到夜來就在家裡上了屋，走到金家。跳下去，卻是個堆柴房子。那知金家這夜燒燒酒，有家人在灶前燒火，只聽得有人跳地響，便立起來瞧看。只見有人隱進柴房裡去，知道是賊，便提根短棍，卒地裡照背後打來。那知苟黑漢眼快力大，忙掣轉身迎住，左手架著棍子，右手向那人心窩裡只一拳，那人撇了棍子，撲地望後倒了。那人雖則打倒，卻早一眼瞥見是苟一，便大聲喊罵道：「好狗弟子孩兒！把我捶這一拳，我認得你是黑漢苟一，眾弟兄們，快來捉住！」苟黑漢見不濟事，依舊跳上屋走了。眾家人聽得叫喊，一齊起來照看，那裡見個賊來？那人道：「是黑漢苟一，方才打我一下，被我喊破了，他竟上屋走了。」內中有見識的道：「捉賊不如放賊，怎麼道破了他姓名？教他做人不得，後來結成切骨之恨了。既然趕去，只索罷休。」

且說苟黑漢上屋飛走，跑到自家破屋上，踏在破洞裡，一雙腳擦得粉碎，跌將下來，磕壞了頭面，好生氣惱。偷又偷不著，渾身疼痛難禁，又被金家家人喊破，倘若傳說出去，一發做人不成了。金家是財主，若去出首在官，那時更覺不妙。尋思一回道：「也罷，過這般苦日子，終非了局，就是偷摸些什麼，亦非長策，若被人拿住，豈不白送了性命？前日鹽船上有弟兄叫我去，我還嫌他非藏身之所，今日事已至此，只索上他船去，再作計較。」等到天明，把破衣服打疊了些，棄了破屋，下海去了，便在私鹽船上勾當。

自恃膂力過人，又有些算計，混過數年，竟做了頭目。同類鹽船共有六十餘只。其年海禁甚嚴，官兵日夜搜捕，海裡藏身不得，一齊棄了船，在山中落草。一日，苟黑漢吩咐眾人道：「如今陸地不比在水中，海闊天涯，可以東流西蕩，若無一個頭腦統攝，終久是各條心腸，不關痛癢。不若你等推我為首，我設出許多號令來，互相幫助。無事，原去做買賣的做買賣，種田地的種田地；有急難時，我傳一號令，即便齊集。既可以呼吸相通，又免了招搖耳目。」眾人道：「有理。」便立苟黑漢做了大王，悉聽約束。過了多時，也打劫了好幾處村坊，無賴之徒聞風聚合，約有四五百人，山寨壯觀，聲口傳揚。漸漸吹入官府耳朵裡，將有剿捕之意。

苟黑漢見勢事開闊，也要算計一個自全之策。一日，聚集頭目道：「我向在海中，便聞東平州鳳山上有個大王，姓李名可教；邳州黃石山上也有一個大王，姓馬名述遠，綽號飛天夜叉，兩路都聚有千餘人。那個邳州地方官將利害，爭奈李可教山寨接連諸山，官兵來時，便躲向深山窮谷中，無從捉拿，所以長享富樂。那馬述遠卻有奢遮本事，部下頭目個個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官府側目，不敢正視。我今孤立無助，倘被官兵殺來，便難招架。意欲結連兩路，相為黨援。你等頭目有何高見？再行酌議。」眾頭目道：「大王算計甚妙，我等別無良策。」苟黑漢道：「東平去路頗近，只愁邳州路遠，誰人可去？」言未畢，坐中兩個頭目齊出願往。一個是韓玉，一個是馮耀甫，俱係破落戶出身。都善弓馬，膂力過人。當下二人齊肯走差，苟黑漢大喜道：「你兩人不須一路去，我寫下兩個龜兒，聽憑拈著那一路便了。」乃寫下「東平」「邳州」兩個龜來，韓玉拈得東平，馮耀甫拈得邳州。苟黑漢又令書記寫下兩封書，搬出些禮物，打下兩個包裹，付與兩人。苟黑漢吩咐道：「我書中言語，是約他兩路到我寨中來相會，還有話商議。須問了來的日期，山寨中好預先擺設，以便臨時迎接。」二人領命，即便起程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兩處。兩處大王見了書札，俱各歡喜。受了禮物，也都寫了回書，款待來使。吩咐道：「你先回報，我等分撥了寨中事務，即便來你大王寨中聚義。」二人前後回家。苟黑漢見了回書，吩咐：「合寨都要擺列整齊，明盔亮甲，不得錯亂躲避，臨期有誤。」眾人得令，自收拾衣甲去了。

不則一日，東平州李可教帶了頭目，齎了禮物，扮作客商先到；明日，邳州馬述遠帶著頭目，也備了土儀，扮作走差的公人也到。苟黑漢留吃飯後，領著兩路滿山遊玩，遍觀山寨。但見：

山崗作城，樹林為柵，外如鐵桶，內似金池。峰巒突兀，權做那望氣軍中上將台；原麓平鋪，就算是較武陣門交戰地。一個個明盔亮甲，擺列嘍囉；看處處花簇錦團，飄飄旗幟。壘木炮石堆積山前，草料米糧貯屯寨後。正是：

猛虎負嶠聲勢利，獵人無術可能擒。

苟黑漢領兩路觀山已畢，李可教與馬述遠稱贊不已，苟黑漢不勝大喜，殺牛宰馬，大寨中擺下十六席酒：上邊兩席，馬述遠與李可教坐，馬述遠年長，坐了首席；側邊一席，苟黑漢主道相陪；下面十三席，共有二十六個頭目，兩個合一席，俱各坐定。三個大王乃將頭目名勝。各相指示。苟黑漢作主人，先說手下十二個頭目：「第一個史振，第二個韓玉，第三個張興，第四個張芳，第五個李通，第六個王起，第七個尤勇，第八個彭文，第九個李進，第十個雷冬生，第十一個馮耀甫，第十二個劉士魁。」苟黑漢通姓名畢。馬述遠拍著桌子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小弟手下兄弟只得六個，連我共是七個，有名叫做『七煞』。一個個兒都有一個表號，即如我叫做飛天夜叉。」苟黑漢道：「請坐講。」馬述遠乃坐下，指說道：「第一個名叫做貓兒朱海，第二個盤山老虎吳有功，第三個一腳人熊王五倫，第四個著天黃鶴李武，第五個鬼臉鍾馗田慕承，第六個蟹殼仙人周晉。」李可教便說手下八個頭目：「第一個李秀，第二個金苗，第三個孫雲，第四個許高，第五個黃良，第六個高天壽，第七個伍牛兒，第八個徐南。」各各說畢，嘍囉斟上酒來。

行過三巡，苟黑漢向馬、李二人道：「弟向日流落江湖，蒙眾弟兄推舉，做了山寨之主。近日兵精糧足，聲口招搖，恐一日官兵殺來，寡不敵眾。意欲先發制人，又懼獨木不成火，故此邀請二位到來。一則結連黨援，相互犄角；二則欲商議這件大事。不識二位尊意若何？」馬述遠不待說完，拍著手道：「我平昔便有此心，我見如今這些做官府的，口裡讀過孔聖人書，心裡不知做那一家事，一味想詐人，品行十分不好；只要說是進士舉人，便大家欽敬。我幼時曾在道里做效勇，有人道：『你有這般本事，卻不埋沒著，何不去應個武舉？』有等死忘八，叫我肚裡不通，做不得。我便罵這死忘八奴才。做文官的，出身由科甲，要做文章，須肚裡通透。若做武官，又不要做文章，有造化，一槍一刀，博個功名；沒造化，一槍一刀，了了性命，這也是做武官的烈烈轟轟處，我卻那得有這一日？如今承眾兄弟們推我為首，雄踞一方，落得快活煞。強如那班兒官府，口甜心裡苦，掙著兩頭不放鬆，滿肚裡是不長進的念頭，外面偏假裝著一個道德君子模樣兒。朝廷與他真爵厚祿，白白的養著他，不得一些兒報效處。我們若得這地位時，不論怎的，自然圖個報效。旁人又道：『你是個鹵夫草包，官府中那有你？』然我看著這般官府，三下鼓坐了堂，審來的事都是冤枉。一味執著拙性，一偏之見，任自己的喜怒，把百姓的性命皮肉，做他的消遣法兒，我們看了活話的要氣死。又道：『不讀書，不知道理。』我看這班讀書人，不知道理。在那裡做了秀才，便要詐人，矜才傲物，眼裡好生看不得；反不如我們不讀書的，倒有十二分忠義氣。我們當初在衙門裡，仰著面看這一班做官的，他的眼梢兒也不覷你一覷，想起來這樣惱人！因此上落草為王，且稍舒目下，落得大碗酒大塊肉吃個醉飽，摟著幾個婦人取樂。取樂有何不可？雖如此說，終非久計，欲待大弄一番，爭奈獨力難支。今苟大哥既有先發制人的念頭，小弟們便當協助。」苟黑漢大喜道：「馬大哥與我一般的了。不知李大哥尊意若何？」

李可教欠身答道：「人無害虎心，虎無傷人意。他們不犯著我，我便也不犯著他。事成則可，若不成時，便悔之晚矣。依我主見，不動為妙。」馬述遠聽罷，焦躁起來，大喊道：「我等原係草寇，得之則榮，不得非辱。奪得一州兩府，可守則守，不守原做

我的事，退居山寨，取我的樂。誰敢在我寨前走一走，卻不道饒了他兩隻腿！」只見眾頭目齊聲道：「馬大王說得有理，我們都願做這勾當。」苟黑漢與馬述遠見眾人都肯，不勝之喜。苟黑漢便道：「若得眾兄弟齊心，肯出死力，那怕他什麼官兵，卻也不在吾心上。但一件：必須定一日期，三路都動，使彼首尾不能照顧，方得成功。」馬述遠道：「有理。」此時李可教做主不得，只好隨聲附和。苟黑漢便令書記寫了起義日期的約單，各人押了花名。苟黑漢道：「弟還有一句話要說。」馬述遠道：「有話但說不妨。」苟黑漢道：「自古說：『蛇無頭而不行，兵無將而不動。』如今雖則三路各有大王，內中還要推一個為首。不是我誇口說，似我這般調度，才勇兼全，帳下頭目又多。部下兵卒又眾，便該推我做個盟主。」馬述遠一聞此言，心下便有不悅，然在他寨中，又當聚義之初，不好從中撓阻；且馬述遠是直性子的人，不會牽強，便起身率領李可教眾頭目，羅拜階下，推苟黑漢為盟主。苟黑漢在上首受禮，不勝大喜道：「既承二位及眾兄弟推舉，我有一令相示：自今以後，凡一路有難，兩路齊救，不得推諉觀望，失了好漢同盟之誼。」眾人齊聲應諾。當下重寫祝文，對神罰誓。於是苟黑漢坐了第一，馬述遠坐第二，李可教坐第三。其餘照舊坐下吃酒，直至大醉方散。明日兩路辭別，各歸本處。

到了起兵日期，苟黑漢又使人齎書兩路，去訖，隔晚便點齊嘍囉。此時又招集了無賴亡命，共有八百餘人，一總裝束停當。到了明日五更時候，苟黑漢傳令放起三個大炮，以壯軍威，統領了頭目嘍囉，吶喊搖旗，殺下山來。一路鄉村，無不受害。將及微明，已把四城圍住，放火延燒近城居民房屋。號呼慘哭，聲震四方。守城士兵在更鋪裡聽得人聲鼎沸，急出更鋪看時，但見火光燭天，吃驚不小，向城外一看，只叫得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正是：

何處刀兵罕地來，鳴笳晨發不堪哀。
繁華便是風波地，豈獨關門有塚堆。

守城士兵慌忙飛報各官，參將許景升大驚，忙傳齊在城軍士，守把四門，自己上城看賊。只見密密層層，四下圍住。心下道：「這山賊聞說聚黨頗多，今日果有千餘人馬。」便倚定護心欄，喚賊人打話。只見賊陣中門旗開處，一人全盔繡甲，身穿鱗袍，揚鞭指著許參將道：「我乃鐵臂大王苟修文是也。只因山寨中缺少料草，欲於貴府借些錢糧，你若依言獻納，我便退軍；若有一聲不肯，我便打破城池，不分玉石！」許參將指著罵道：「本參府聞得你等草寇結連，不日便要出兵剿滅，你今日自來送死！待本參府遣將出戰，把你們剿殺梟懸！」苟黑漢聞言大怒，傳令放箭。許參將便下城來，分撥禪將守禦之事。

連圍了三日，許參將只不出戰。知府等官俱道許景升懼賊，便齊集到參將衙門來催。許景升接進，分賓主坐下。知府開言道：「賊兵圍了三日，百姓絕了樵彩道路，沸沸揚揚，民心疑畏。許老爺既掌兵權，就該出城廝殺，怎麼置之不理，不知有何高見？弟輩特來請教。」許景升道：「下官不是懼賊，不肯出城廝殺，量這些草寇有何難處。但兵家有雲：『避其銳氣，擊其惰歸。』賊今勢力方銳，又兼本城中兵不滿五百，寡不敵眾；再停兩三天，賊見我兵不出，定生懈怠，那時然後出城廝殺，一戰可破矣。」眾官聽了，雖似有理，然在疑信之間，乃各各別去。按下一邊。

且說李可教自那日在苟黑漢寨中聚義，回家乃與眾頭目商議：「若不去打城，他們兩路必笑我懼怯，惹好漢們談論，若竟去打城，爭奈官將利害，惹他不得，如何是好？」眾頭目道：「前日在苟大王處如何立約罰誓，今若反悔，便不似我們綠林豪客所為，斷斷要依斯舉事，大王不宜過慮。雖已前兩次官兵進山，原不曾與他見過一陣兩陣，俱係自家先躲避的。如今不要管他什麼，倚了我弟兄們本事，且與官兵殺一兩遭，看是如何。若殺得不過，依舊退入山去，原做我們事業，原不折恁便宜，有何不可？為何只管狐疑，愁他則甚。」李可教想了一想道：「也罷，就依著你們這般做去。」到了日期，點起合寨嘍囉，殺奔東平州來，把城池圍圍圍下。

你道城中官將為何利害？原來此處是個要地，有一個分守將官，乃是省下總兵標部分司，這一員將姓張名達，山西大同府人氏，官拜游擊將軍，已紀功三次，帶銜副將，統領一十二處營寨。才文交武，力過十人，性如烈火，御下頗嚴，因此軍中起他一個諱名，叫做「張閻王」。這日見土賊圍城，不勝大怒道：「我前兩次搜山，總不見半個賊影，今日卻自來送死。」便忙傳齊中軍牙將，點齊兵馬，飽餐戰飯，披掛停當，分下兩路：令中軍統一枝人馬，從南門殺出；自己統一枝人馬，從西門殺出。正遇李可教大隊，更不打話，便是混戰。張達大喊一聲，一人一騎，舞動大刀，直入中軍。李可教急挺槍抵住，金苗、伍牛兒兩下幫助。怎當得張達勢猛力大，三個人支架不來，李可教見勢頭不濟，撥回馬先望陣後飛跑。張達棄了二人，緊追入陣。後來賊兵分開一條大路，讓他衝入。原來張達的馬是良馬，四蹄兒如風湧順潮的浪頭花，隨落隨起，不帶一些兒飛塵；那李可教的馬是劣馬，走得勢慢。張達斜刺裡先跑在前邊，勒轉馬來，與李可教打個照面。李可教心內慌張，調回不及，被張達一刀剝下馬來，取了首級，回身剿殺餘黨。眾賊見主將被殺，披靡大敗。亂兵中殺死金苗、孫雲、許高、高天壽、伍牛兒五人；止存李秀、黃良、徐南三人，同了百餘嘍囉，跑回鳳山。正待收拾些輜重躲入深山裡去，不料張達合了中軍牙將大隊人馬，掩至山下，把一座鳳山團團圍住，水洩不通。正是：

武官如此才成將，不比逍遙河上人。
一戰便教山寇滅，向傳威勇果然真。

張達既定東平州，有分教：兵消一面，共羨此虎將威嚴；寇擾他方，卻笑殺腐儒穀解。未知其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